

TO: ICCL

Visi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 Taiwan

--- 易裡卦看乾坤象 戲夢觀得人間情 ---

Academic Tour 手札

(Story setting off in mid-July, finished in early Aug., 2007)

王旭正

Middle July

下了車，現在人在嘉義高鐵站。在站裡 coffee shop 裡，突想到這趟行程，可以有著中正大學 (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, NCCU) 的尋訪，雖然沒有 HANS and VIA 在旁，然遊訪之心情是一樣。接觸不同的校園風情，透過學術訪問的機會，在今天，7/18，博士班學生的論文口試，來到了嘉義，民雄鄉，NCCU。在駐足嘉義的高鐵站時，一樣的點有著兩種心情，一個是停留在 early June，訪問嘉義大學之旅(See NCYU-visit/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-talks)，另一個即是今日之行。NCCU，近來兩次行程裡，試圖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，改搭計程車。上回是搭乘預約的旅行社休旅專車，透過 ACE 的事先網路預約、付款，在到達站內服務台時，所有事情是那樣的順遂(See NCYU-visit/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-talks)。想知道價格的不同，服務的滿意度，路線的方向，藉此體驗不同的心境。果真路線十足的不同，總穿梭田野的柏油路上，似乎與上回的高速\快速道路的急駛大異其趣。心裡頭盤想著，是否因為計程車跳表，藉此可以多跳些。此時，在快到 NCCU 校門口時，driver 隨口問道，「這位人客，若回程有需服務，我竭誠為您服務。」遞出一張名片，上頭的名字後頭加註了一個易記的暱名「黑

龍大”。哦哦，雖只是口頭禪的暱名，“黑龍大”，可讓人有著無限地的想像空間，想著跳表的價格的多，距離的遠，在黑龍大的陰影下，似乎都是理所當然。

進了校園，東拐西繞，黑龍大問了一些過客/學生。在左拐右迴裡，此時 Prof. Fan 正打電話進來，在通訊的同時，似乎覺得黑龍大好像又繞了好久。但在通訊的同時無法知道計程車在 NCCU 校園裡某個角落，只覺得轉得有點暈頭轉向，頭暈目眩，突然黑龍大轉頭說著：「這位客官，您要到的電機館就在這了。」「在回程中，若有需要，請打名片上的號碼，我隨傳隨到。」接著下意識裡，一般乘客總會瞄向著跳表裡的數字，520 元。瞬間閃過一個念頭，黑龍大果然多繞了一些路，因為上回 NCYU 之旅，只用了 450 元，包了一輛休旅車，很舒服地。當然或許路程不同，有價差之分，只是在黑龍大的名號下，似乎令人多了些遐想空間。其實黑龍大只是名片外號，在車裡黑龍大哥可是隨性地閒談了一些生活經驗，娛人亦自娛於計程車內的雙人工作環境。

1400，照表操課地進了會議室，然似乎有些題不對專業，題的是通訊協定的報告，專業的是個人的研究是資通科技安全。從側門進入會議室就覺得不對勁，雖然看到幾位熟捻的 Profs. 亦在會議場內，但這場秀來的詭異。坐了 10 來分鐘，趁個空檔，撥個電話給學生詢問狀況。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in the case? 傳來回答時，所有的疑惑全然消失。原來 1400 的會議，竟殺出個臨時“加場演出-程研究生的口試”，於是把原來的表列節目往後擠，只得等了。索性，利用空檔溜溜達到電機館，也留意到原來資訊館就在旁邊，像著兄弟般，共用著一整排的偌大建築研究館樓。然各立門戶，寫著電機工程學、通訊工程所、資訊工程系所，卻如同一家親的各司其職。對於資訊工程系所，在 NCCU 裡，有著一些血脈淵源。因為 Prof. Chang, co-adviser with Prof. Jan, when I was master-degree seeking student in NCHU, I was also here, NCCU。猶記得 1989-1991，那兩年裡，經常往返於台中的 NCHU (See DHU-NCHU-visit/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-talks) 與嘉義的 NCCU，就是追著老闆跑，在 NCHU 裡有著 Prof. Jan 的內在哲學“神功護體”，在 NCCU 裡有著 Prof. Chang 的外在學術“光環加持”。在內外兼容

下，那段追逐老闆（太厲了，所以很忙）、趕搭火車、跑在校園（約了 10 點的 meeting，快遲到了...）、跳躍晨與昏（日往嘉義，宿歸台中），碰投運氣（投稿的氣數），是記憶深處一段重要紀錄，每回在遇見 Prof. Chang，有著 70% 的機率會提到這一段故事。我想這應也是 Prof. Chang 對個人的最典型印象吧（追/趕/跑/跳/碰）！

其實這個地方，並不是原始資工系所的地方（當時 NCCU 的創建是暫借它校校地），但這段故事總會因著 NCCU 的偶遇，引發記憶裡的回想。借由此行的遊訪，終留下痕跡了！巡訪資工系所，回憶曾有的連結，時間竟也近兩小時。其間訝異那位“程咬金”先生為何有如此功力，可以“插花”進來，打亂了預定的行程，撐了如此地長久（換言之，我得在外閒晃，不得其時而入），撥了兩次的電話，詢問著學生，提著這位“程”先生是否已結束插花秀。最後的第三次電話通話才正式結束有些誇張的插花秀，那已是 1600 的事了。兩個小時的延遲，令人不甚能理解，非待客之道啊！無論如何，終進了會議室，這種場合，總是得寒暄許多委員，For example，Prof. Yang（虎尾科大），Prof. Tsai（清華大學，NTHU），Prof. Wen（NCCU），Prof. Lin（大葉大學），Prof. Tsen（台北科技大學），Prof. Tsen（NCHU）。我留意一下相關資料，發現有近 2/3 的學歷是來自台灣大學（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，NTU）。除了一位資訊工程的系所外，其餘是電機工程研究所，這可真像極了學長/弟大會。是的，也的確如此，NTU 這個地方，的確是台灣的學術殿堂。進了這兒，再能活著出去似乎如同鍍了一層金箔，有了些加持效果。這個人性眼裡“上看”的現象，在近來的多次友人巡訪與人生規劃/討論中，經常有著此話題：拿了個學位後，在不經意中聊提著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證書評價。然公立大學裡，又有著研究型大學與一般型大學的區分，永遠比不完。在生活裡，總是上演著取捨的抉擇。猶記得近些月曾在 office 裡，亦與好友，Deputy Hwang, who is working toward his Ph.D. program at a private school; 同樣地，在六月的 NDHU 的行程中（See NDHU-visit/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-talks），中午閒敘裡，Prof. Yang showed his worries about the career future of his

Ph. D. student who is now almost finishing the Ph.D. program。 是的，這本是不平等階層意識制度，自古至今，從未改變。頂著光鮮亮麗的光環，當然引人注目。所到之處，在優擇意識下，對於表現，當然也被寄予厚望。而坐二望一的呢，甚而坐三望二，…，坐 n 望 $n-1$ 的競爭者，又該如何呢？在階層意識該被犧牲了嗎？不，不該是這樣的。該自我勉勵，該告訴自己，世界本是“優勝劣敗”、“適者生存”的形式社會，是生態/自然演化一部分。該找出自己的路，創出與眾不同的生活空間，端出不同煎、煮、炒、炸菜餚，試著學著在各式菜餚，有何獨樹風味的調味佐品/料，等著調和，那是自己可以品嚐決定的。藉此，總在課堂間，告訴學生“尊重”得來自於“自重”，“自重”則得“擁槍”而持重。換言之，何謂要求尊重，得先自重（自我增重，累積能量），然後擁槍自重（囤積籌碼，勿恃其不來，恃有以待之），將攻無不克啊。擁槍？擁槍在觀微人事物，在履踐天地和，在觀微裡踐行而持續；在持續下塑造風格，定了，則彈藥充沛而庫立不搖。就等著自然與契機吧。所謂“潛龍勿用、飛龍在天”，“潛居抱道、以待其時”，有其菁華義理在其中。

一場學生的秀，學長/弟的偶遇，記下生活/工作經常陷入的迷思，where is my way. That's in your mind. Settle it down by book reading, by somewhere visit going, by key-meeting join, by any energy accumulations. All is there, the anticipations are able to come true as long as you keep a hope of possibility and running for it, it can be seen, definitely。此時的現在，覺得有趣、好笑，因為凡俗的自己，在寫下的同時，想著不久前，不也才也脫離了迷思。因為不免塵俗的，在偶爾間，也會有徬徨，想著他處的好、機運的有無，不自覺間，心有些飛了，得吃顆定心神丹來穩住才行啊！看了古諺列子裡，“人力與天命”的對話，若有所思，“理無常是，事無常非”，那是種變。自然的運轉下，“先知的話”故事裡給了點提示，得看遠些、得紮根深些、得包容些，是可前因料後果的，先知的條件在那兒啊，知在上，變在下！

夜晚，2000，坐在海邊的小屋前廣場，今夜的風來的溫馴些，就說是微風吧！順著風韻寫下一段情景：傍晚時帶著兩個小鬼頭在日暮夕陽時，沿著海岸，追著浪潮，隨波踏浪，不冷也不熱。不冷的是海水在夏日炎炎烘焙，早已加溫了；不熱的是看著在海平面上，逐漸西下的陽爺爺，似乎也累了，不再烈日當頭。反倒有著泛紅的臉頰，依著彩雲，在海平面連天的角落，似乎在為一整天的酷暑，靦腆地 as saying so sorry to make you so hot this whole day。看著小朋友高興著在追逐浪潮，彷彿也接受著陽爺爺的黃昏告白。小朋友就是這麼地天真，在陽老爺白天裡的暑曬肆虐後，仍不撿恨不計仇（如同我偶發的斥責，因著小鬼頭的無釐頭頑鬧…，很快地，在旅遊喜樂裡、在大餐誘惑中，在一覺醒來後他們忘了…父親的生氣…母親的抓狂…）。小朋友忘了白天直喊熱，到了此時卻在讚嘆夕陽的美，說著：「哥哥您看，好漂亮，對不對，我們來玩吧！」踏浪於落日、彩霞，餘暉的景緻，那是在台灣海峽海岸的一隅。I am right there，選擇“出走”後的居所，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our lives are all coming and giving now！

此時翻起手上的六十四卦的書，在海風微拂下，寫下這段循環裡的規律。在宇宙、自然、海、人事的無常裡，有著她的蛛絲馬跡，告訴著“太極生二儀，二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推六十四卦”，生生息息，循環不止，為自然的道與卦。在卦裡，始乾坤，循環於既濟與未濟，又是一個的開始。天地生於紛擾中的規律，在未濟的紛擾中，累積了經驗。知之者，該能有所醒悟，並自強不息、精益求精，迎接新的乾坤天地與契機！頗有所思於乾裡的“潛龍勿用，飛龍在天”，也暗示“亢龍有悔”的省戒。靜動有時，恪守中庸，藉此得飛/躍/潛/浮而自在。藉由古諺裡列子的“詹何釣魚”裡對於中庸、懷柔克強剛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時機的掌握是關鍵，利機的吸引是動力，和機的運用是技巧。人生韻事盡在一段提詞中：“滾滾長江東逝水、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”。對於人/事/物的互動關聯盡在三國時代裡的歷史軌跡裡。三國裡行動與智慧的履踐，足以媲美於春秋戰國論述與智慧的極致！

清早的海邊屋前座椅的咖啡早餐沈思裡，有著心情想寫下易裡各卦間的因緣，開始於“乾”與“坤”的天地/陰陽/日月/男女，從而有了萬物的開始，那即是“屯”的萌發，萬物因此充滿生機；生命的開始，需要灌溉、啟發，藉此有了“萌”的引導；所有事物的成長，得付諸於栽培、等待，那是“需”裡的耐心培養；在成長過程中，難以有所爭議，因此“訟”卦的情事；往往事情的來由，無獨有偶，那是集體的象徵，“師”的必然性；在團體/群居社會德能團結、相容，遵循的此種規律、過程才得和諧；在分工互助下，直觀下，將有量產的財富呼之欲出，那是“小蓄”的結果；財富的累積得有德行的修養，才能長久，在“履”裡隱喻著意念的堅定，事事藉此而享通；事順運得以享通，“泰”自然而來；坦然路上，或有阻塞，得能經常自省、警惕，故有“否”卦的提醒；要能排除障礙，免除困處，非全由一己之力可達成，此時得借助“同人”之力，突圍解惑；如同水到渠成，積累所有的努力付出，事業的成就，透過“大有”卦象的浮印，可有所獲；成就大事業，除能持續守成外，尚得謙沖才得自益，在“謙”卦中的內卦的山象“艮”與外卦的地象“坤”所表達的內抑止而外柔順，即為謙之一種表形；在古諺裡，常以“滿招損、謙受益”來影射謙遜的重要，使得心情得以愉悅，因此“豫”卦油然而生；如同群眾魅力般，在心悅誠服下，“隨”卦即代表人心的歸附；過多的追隨者沒有適度的管理機制，日久、易生腐化、分裂，如同“蠱”卦的上艮下巽，風行上山吹，反其道，將是衰敗的象徵；正所謂亂世出英雄，愈是紛擾，愈能考驗人心的善惡、勇氣的膽魄、智慧的光芒，“臨”卦的意義在此，盼著智者的錦囊妙計，展現一線生機、曙光乍現；要會有所作為，超凡脫俗，必得四處求益，累積智慧，如同巽上坤下的風行於地上，觀風察俗，即“觀”的世俗心；能夠察言觀色，即得以知悉形勢、人氣，資源則得以匯集，那就是“噬嗑”卦的精隨了；掌握諸多的人/事/物資源，得加以分類採用，不可混雜用之，在質、能、用間，得有取捨；正如同“人盡其材”、“地盡其利”與“物盡其用”，這樣的道理，即是“賁”卦所要表達的理念；在實與虛間，材用權衡裡，得能謹慎細膩，不可過而失之原則，否則失之原意，在“剝”卦象裡，藉山形的艮上卦，附

著於坤下卦的大地，為大勢所趨，得順勢而為，不可強勢改變現狀；機會的取得，在得觀形得勢，事物的起伏，在低落時，趁其勢，即隨之漲，“復”卦裡，訴說循環復起的理念，藉由初九的陽，象徵萬物的開始，行動的開始，局面的開創，就是換個人事，有個新的循環，有新的生機，新的希望；有了開始，那是重要立基點，得以正道和穩而行，勿妄進放縱，不知分寸，即此，“無妄”卦裡，藉由上卦乾，下卦震，天裡雷震，正道而行的卦象蘊義；穩健經營，依循制度，精益求精，培養實力，能量的累積隨即自然蒙生，而能有所為，“大畜”卦即是種累積，能量的自然匯集，等著成長茁壯；在成長/創業裡，將有著“頤”卦的用心經營、循規蹈矩，與“大過”的過度擴張，揠苗助長，兩種警醒，智者將擇其優而蹈之；無論如何，隨著形勢的消長，過程總有些艱險，如何身陷逆境，能夠依然堅定信念，在雙上/下卦皆相同的“坎”坎卦中，正點示著君子的應有作為；分合與合分，往往出現在險象後，在雙坎卦後，即有雙離的“離”卦，離是種人生的開始，如同“出走”能看到新的局面，一種新生力量的萌出，就在出走後！

結束了易經的宇宙天地的生生不息，也開始天地孕育人的世界，依附於天地，共生共有，人的開始與繁衍，是來自於吸引，如同水浮於土，得以滋潤，種子得以萌芽，那即是“咸”卦吸引的易理；吸引後得有相處，如同“恒”卦裡雷風相隨，保持著剛柔相應，因事制宜，才不致相互制肘，相安無事，得以長慮久安；當相處有所衝突，得有退讓與折衝，一味地前進，毫無省思，是無法圓通，這是“遯”卦的著眼處；正所謂退一步，海闊天空，晴空萬里、一覽無雲、大展鴻圖，在“大壯”卦裡，藉雷震於天乾，聲勢之浩大，即可一窺此卦之奧妙；有了聲勢，累積了能量，即可一鼓作氣，確立目標，勇往邁進，將有“晉”卦的脈象牽引著過程的順逐；然而成就之路，絕非偶而，過程的毀譽誹謗，必然夾雜於其中，也將折損戰鬥力，這是常情，得禁得起歷練；在“明夷”卦裡藉由離日進入坤地，影射著此境的相生迴運，然安於忍辱、柔以克剛，險境得以避除，等著回復原途；過程裡，支持的力量，除來自內心的省思，得有最親力量，即家/群體/團隊 (family/group/team)的後盾，此即命以“家人”卦的意義，藉此定位

了支持力量的來源，莫輕忽家的穩定角色；相處的模式，有著意見不合的背離，引身心疲乏之缺憾，這些情事，“睽”卦與“蹇”卦裡，已透視此種困境。這是生活型態的一部分，有著高漲低迷/起揚伏省的哲理在其中，該隱忍時，得成小事，忽貪一步登天，好高騖遠；蛰伏後，“解”卦，將因著低潮而逐漸回穩，心情的起伏，正應驗人生的變幻處，是磨難，也是增長智慧的良藥苦味啊！是否聽聞過俚語說著“花錢消災了事”，是的，消損為解惑的過程/代價，該付出的，得跟著投入，那是“損”卦的義言所在；然不停的投入，循著明確方向，應著老子的智慧精髓：“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”。其實，非損是益，“益”卦因之隨勢而來，道即在此，水滿則溢，喜極則泣，勿好強逞事，留意週遭動態，謹防宵小乘虛，莫誤了原本的課程計策，才得延續益精；所接著的“姤”，即巽風下，乾天上，風行千里，引申著隨遇而安，才得不貪而心滿；在迎合/隨遇各式機緣，自然有著資源的線索、出處，適度的匯聚，紮實根基，即是“萃”卦的精義；因合著巽風下，乾天上，當轉為巽木下，坤地上，象徵萬物的成長如同樹木的滋生，在大地成長，得努力上爬，即為“升”卦的志展天下；這是有趣的現象，上升下降，相應循環，因此遇到困處之“困”卦得回歸到“升”卦，尋求根之困源，由根處革新，才能再往上爬升；在“革”卦中，強調這件事，要求釜底抽薪，才能確實去除病弊，否則仍將春風復吹生；在作為中，若要能真正履實目標，力圖革變，則必須意志般的堅定決心，那是一言九鼎下“鼎”卦的強勢作為，依著卦象裡的上離火，下巽木，如同以木鑽火，以木取火，意志力可力促目標的達成；接著雙震卦象的“震”卦，依著意志力的執行，使得效率雙倍提升，過程勢如破竹，銳不可當，展現一股力量的威力，不達目的，不輕言放棄的氣勢；在“艮”卦裡，亦有雙山形的堅強毅力，不動如山的穩重，搭配著雙震，一動一靜的交互運作，期使目標的推進能盡如掌握；隨著剛震與重艮的交替，時而前挺，時而止靜，也意味著運籌帷幄的火喉，拿捏自如，決勝於千里外，穩操左券中；當看到“歸妹”卦，是歸宿的象卦，如同女子長大，出嫁而有了歸宿而穩定。成

就一個新 family/group/team；換言之，在“歸妹”中，事業/目標已臻成熟與達成，說有豐喜心情的“豐”卦，未接續，慶祝一種嘔心瀝血的努力成就；然人心的貪婪，似乎隱藏不住呼喚的誘惑，在“旅”卦裡，提醒著事業範圍/版圖過度擴充的警訊，得循序漸進為上，步步為營/贏；藉由“巽”卦的雙巽卦象，在卦象裡有著陰順陽從，凡事得謙遜；這樣操守，才能得到雙兌卦象的“兌”卦，心悅誠服，享受圓通的甜滋味；是否還記得，喜泣、升降、強弱、剛柔、等萬象相伴之循環；是的，喜悅易忘形，心志易渙失，藉由“渙”卦裡水面的漣漪飄散，是種漂離、渙失，應驗喜極而轉緩；得審節慎勢的依著“節”卦而約律行為，調節過漲的洪峰傲氣；江海之所以容納百川，在於其低下，適度調穩步伐，是信服，在“中孚”卦得以自然地歸服與信順；雖然有著向心力，仍得依循真實的聲音/建言，堅守得來不易的成就，愛惜羽毛，那即是“小過”卦裡，引戒著傾聽聲音的來源，適時修正，保身固業，勿強勢闖關；創業與守成既能相依相順，一番事業成就如同大河的引渡，完成了，也就是“既濟”卦的肯定；然接踵而來的是另一條長江/大河，不也正是“未濟”卦的生生不息，另一個循環的開始。這是生命與自然的律動哲理，融入我們的生活。偶而駐足/省思正處那一個階段？知道為何至此，你會有所警惕地/先覺地知道下一階段要如何走/對付！易在天地，情在人間，觀在靜動/微妙間啊！

Time is late July, my mind is a little bit unstable due to something is out of the plan, something is late, something is far away from the anticipations, etc. It is a new energy resource。如同卦裡乾坤所提事事萬物皆在變化，有規律，但沒得完全準投，否則即成了神仙。亦常對學生說，即使神仙，亦有著喜怒哀樂，或許稍不及人間情事的“七情六慾”，多彩多采的豐富(亦或多災多難的磨難)。然這樣變化，在多一些事先感知，即少一些事後衝擊；多一些心情的舒緩，即少一些衝動下的遺憾。有感於此，近來，每每拾起古諺列子裡所談的“命”，“眾醫、良醫、神醫”，“貪生怕死”、“死不足悲”、“狂人也？達人也？”、“治大者不治小”等。回味這些話語，不時給自己思省，定位在那，所求為何？生命的痕跡，

非“聞雞起舞”！經常地有時迷失，有時找到自己。非聖人、非哲人，然想著哲人的道理，多些想像與努力目標，生活的動力，與生命的精采，想必就在那兒！